

# 黑色的鷹觉醒了

乔治·阿翁纳尔·威廉斯著

陈敬容 張奇譯



装帧木刻：馬克

黑色的鹰觉醒了

书号 1766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1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frac{5}{8}$  插页 2

1964年6月北京第1版 196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4) 0.20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GHANA)

*GEORGE AWOONOR WILLIAMS*

**THE BLACK EAGLE AWAKES**

## 目 次

|                      |    |
|----------------------|----|
| 黑色的鷹觉醒了 (陈敬容譯) ..... | 1  |
| 向华盛顿进军 (以下張奇譯) ..... | 12 |
| 巴厘归来 .....           | 18 |

\*

|                |    |
|----------------|----|
|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 ..... | 20 |
| 故宫 .....       | 22 |
| 东湖 .....       | 24 |
| 西湖月色 .....     | 26 |

\*

|                 |    |
|-----------------|----|
| 战斗之歌.....       | 28 |
| 大海吞没了故乡的土地..... | 31 |
| 蝗虫.....         | 34 |
| 葬歌.....         | 36 |
| 呼唤.....         | 38 |
| 遙寄女友.....       | 40 |
| 无题.....         | 42 |
| 我們要唱什么歌? .....  | 44 |
| 重新燃起的热情.....    | 46 |
| 再发现.....        | 48 |

## 黑色的鷹覺醒了

他們用鐵鏈鎖住我們的手腳好幾百年了，  
他們支配我們的心灵好幾百年了，  
自從那一天來了許多奴隸船，  
沖過太平洋汹涌的波濤，  
來收集黑人作為裝船的貨物。  
於是青年、兒童和婦女，  
被鞭打，被關進地牢。  
鼓手們被迫丟下了他們的鼓，  
木器雕刻師的家具被扔在一邊，  
祖祖輩輩的神明也無人去禮拜。

人們把船开动，  
人們唱着：  
“我們將要在哪些港岸登陸，  
在哪些港岸？”

我們曾經在麥羅埃<sup>①</sup> 的鐵廠里做工，  
埃及的金字塔是我們建造，  
津巴布韋<sup>②</sup> 的那些城牆是我們修筑，  
是我們形成了馬尼—剛果<sup>③</sup> 的光榮，  
阿散蒂族<sup>④</sup> 的戰神在我們中間，

---

① 麥羅埃是古代庫施國（公元前八世紀至公元四世紀）的首都，在現在蘇丹共和國首都喀土穆以北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

② 津巴布韋是東南非洲的一處石頭建築物的遺迹，在南羅得西亞，據考據是公元六世紀至八世紀左右的遺物。

③ 剛果王國（公元十三世紀建國）位於現在的安哥拉北部和剛果的西南部。

④ 阿散蒂族是西非主要的民族之一，居住在現在的加納，十七世紀時在沃尔特河下游建立了國家。

我們唱歌时为我們伴奏的  
是貝宁<sup>①</sup>的青銅工人的玎璫声；  
我們建立了那些帝国和王国，  
形成了廷巴克图<sup>②</sup>的智慧；  
我們土地上的牛羊和五谷，  
千百倍地增长，  
我們过着和平的生活，  
我們在庫姆比·沙勒<sup>③</sup>建立了寺庙，  
在寺庙里把我們的神明供奉。

可是这一切，他們絲毫不了解，

---

① 貝宁位于尼日尔河下游，現在的尼日利亚境內，十九世紀时在这里建立了貝宁人的国家。

② 廷巴克图位于現在的馬里共和国境內，是馬里王国（公元十三世紀至十五世紀）的著名城市，城里的散科尔清真寺，是当时馳名阿拉伯世界的大学。

③ 庫姆比·沙勒是加納王国（公元三世紀至十三世紀）的首都。

在他們看来，我們是丛林中的野兽，  
在他們看来，我們是人类中的棄儿，  
在他們看来，我們是牛羊牲畜。  
然而我們並沒有屈服！  
鮮血从大草原流出，  
流遍了恰卡<sup>①</sup>的王国，  
奧賽·杜杜<sup>②</sup>的勇士們勇敢地战斗着，  
我們战斗了四百年，胜利归于我們。  
他們又来了，来奉献“和平友好”，  
我們寬大地將他們接待。  
可是第二次的奴役开始了！  
他們在我們土地上来来去去好像霸王，  
他們把我們的子弟放逐到海外，

---

① 恰卡是南非苏路人的酋长，死于 1828 年，曾领导苏路人抵抗侵入南非的英国殖民者。

② 奧賽·杜杜·夸米納是阿散蒂的国王，死于 1824 年，曾經击退了英国对阿散蒂的四次入侵。

又把我們的領袖杀害；  
他們褻瀆我們的神明，  
强奸了我們的婦女；  
他們教導我們的孩子走歪路，  
讓孩子們專心服從，把別的忘記。  
但我們沒有睡覺，我們決不屈服！

他們派來了兵士和官吏，  
跟蹤而來的還有“上帝的僕人”，  
他們當我們的面幹下多少坏事，  
把我們土地上的黃金鑽石一搶而光，  
換給我們的是一部《聖經》。  
我們的槍比不上他們的槍有力，  
但我們沒有睡覺，我們決不屈服！

新的曙光照到了我們頭上，  
我們看見兄弟們的血流成河，

我們看見被污辱的婦女在啜泣，  
我們从远方聽見孩子們啼哭，  
還聽見我們的祖先号召我們去報仇雪恨。  
難道烈士們的血是白白地流了？  
難道死在奴隸船上的人們是白白地犧牲？  
難道我們還得永遠忍受荒涼和寂寞？

在一个早上，响起了一片鼓声，  
我热爱的非洲的山崗处处响应。  
我看見两亿黑人，  
像他們死去的父兄一样在前进。  
鼓声一直响到了中午，  
于是我們这个大洲，  
显得朴素、威武、坚强。  
悲叹的时代已經过去，  
眼泪和叹息已經結束，  
那些淒涼的哀歌給丢在一旁，

奴隶們开始站起来反抗！  
战鼓又在敲响，  
敲得有力而雄壮，  
整齐的队伍向前行进，  
震动着非洲神圣的土地，  
非洲！非洲！回来吧，非洲！<sup>①</sup>  
你的儿子們拿起了武器，  
你背着嬰孩的女儿們，  
也拿起了武器。  
我們的战歌响彻云霄，  
比一万个响雷还要响亮。

他們听見了我們的战歌，  
他們向我們发出嘲笑，  
他們說：“这些人全发了瘋？”

---

① “回来吧，非洲！”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一个口号。

到黃昏他們就會轉回各自的茅棚。”  
但是我們沒有回家，我們決不屈服！  
他們中間那些明白這點的，  
趕快掉轉了腳跟。  
我們便把那些不走的傢伙歼滅，  
使他們的妻子成為寡婦，  
孩子成為孤兒。  
我們跨過尼羅河，來到尼日爾河，  
敵人一看見我們就趕快逃命。  
我們看見他們在剛果河邊又匯合攏來，  
於是盧蒙巴用長矛向他們投射，  
就是那恩克魯瑪給他的長矛。  
敵人像暴風雨中的鵝群一般逃散。

我們沒有睡覺！  
我們向東方挺進，  
在乞力馬扎羅山的陰影下休息，

热矛山俯視着河水，  
把黑夜的預言告訴我們：  
它說：“我們不能睡觉！”  
我們繼續向前行进，  
从每一个乡村土地上把他們击败。  
他們把眼泪洒向天空，  
兀鷹吞噬着敌人的尸体；  
但我們也曾淌过很多眼泪，  
我們的身體曾經喂过烏鴉，  
我們曾經血流成渠。  
我們不能睡觉，我們不能屈服！  
他們向南逃去汇合他們的人，  
我們的队伍把他們打败在北方，  
非洲可爱的群山从此得到了解放。

今天我們躺在竹林下，  
那些曾經为战斗敲响的大鼓並沒有睡去，

我們把力量聚集起来，  
聚集起来准备最后的攻击。  
我們一动大地就会震动，  
因为偉大的恰卡的影子在我們头上，  
因为苏路人的战士也在我們队伍里，  
我們的力量成倍地增长。  
从遙远的亚洲，  
别国人民胜利的迴响傳到了我們这里，  
那些人民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

我們起来了！  
我們——黑鷹的儿子們起来了！  
我們高高地飞翔直冲云霄，  
我們黑黑的肤色会給我們报偿。  
我們重新获得的声音，  
将要发出自由的呼喊，  
我們黑色的手将要把和平的旗帜升起。

自由的呼声响彻广大的土地，  
鼓依旧在咚咚地敲响，  
从紐約港的自由神像下面，  
黑人弟兄們要求自由的呼声傳到了我們  
    这里，  
烏呼魯！烏呼魯！烏呼魯！<sup>①</sup>  
同我們的鼓声远远地呼应。

1963年8月25日

---

① 烏呼魯，斯瓦希利語，意即“自由”。

## 向華盛頓進軍

在雄壯的黑人游行隊伍里，  
杜波依斯站在最前頭。  
他們敲着，敲着，敲着，  
敲着白人主子的大門，  
“我們可以進來嗎？  
我們為你們的祖祖輩輩勞動了多少年啊，  
刷洗你們的碟子，  
撫養你們的子女……  
我們可以進來嗎？